

世界 怪奇 実話

真实事件，往往比想象出来的故事更加离奇

世界 怪奇 実話

第一辑

[日] 牧逸马◎著 谭春波◎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世界 怪奇实录

第一辑

[日] 牧逸马◎著 谭春波◎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世界怪奇实话. 第一辑 / (日) 牧逸马著; 谭春波译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8.10
ISBN 978-7-201-13897-8

I. ①世… II. ①牧… ②谭… III. ①推理小说-小说集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76478 号

世界怪奇实话 第一辑

SHIJIEGUAIQISHIHUA DIYIJI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 沛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 300051
邮购电话 (022) 23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子邮箱 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 赵 艺
装帧设计 胡椒书衣

制版印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710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8
字 数 300 千字
版次印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4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怪谈征集令 / 001

红油布碎尸案 / 017

两个新郎 / 041

凶宅旅馆 / 052

美容院的秘密 / 076

美手女尸案 / 098

吸血鬼凶案 / 127

鬼森林之狼 / 153

肉店里的真相 / 168

蜜月旅行之痛 / 192

失踪的日本人 / 229

宝藏谜案集 / 244

夜莺连环杀人案 / 256

怪谈征集令

1

1691年，《狗张子》出版，这是一本日本怪谈物语，作者为著名的了意和尚。

这本书的作者自序里这样写道：“岁月如斯，年华易逝。比我们晚出生的人，将我们所经历过的称作‘往昔’，然而这往昔其实也曾被称为‘今日’。现在出生的人也可以将现在称为往昔。所以其实今日与往昔并没有明显的区分。”

这段话显得意味深长极了。

于是本人也试着模仿道：“在我更东方出生的人，将我所在的地方称作‘西方’，然而这西方也曾被更西方的人称作东方。所以，东方和西方也就没有明显的区别。”

在日本，说起怪谈，人们总要提及妖怪、鬼祟等。

但在西方，人们总会想起地缚灵、幽灵等传说。

看来，这怪谈还有着地域风格呢。

2

在 1926 年的冬天，怪谈突然间就在英国风靡起来。在万物都百般无聊的冬日里，怪谈的话题就像一团火苗，勾起了无数人的心思，迅速成为熊熊烈火。

众所周知，新闻界的人就像嗅觉灵敏的狗，永远也不会错过任何热点话题。

这不，伦敦的《每日新闻纸》就用了整整一个版面，专门刊登怪谈，对公众公开征集民间的怪谈传说。报纸上写道：

幽灵，一直如此神秘，谁也不知道它是否真实存在，但其实在很多人心里都是相信幽灵的存在并心存敬畏的。但是，至今还没有确切而实际的证据证明它的真实性，这实在令人无比惋惜。也正是如此，很多人质疑幽灵的存在。

可是，谁又能拍着胸口保证这世界上绝对没有幽灵呢？想想看，世界这么大，静寂无人的乡镇小路，了无人烟的农村小道，或者车水马龙、热闹非凡的城市里，从来就没有过奇特的现象发生吗？相信各位即使没遇到过，也曾听说过一些难以解释的事情吧？所以，那些超自然现象很可能就发生在你我身边。

《每日新闻纸》在这里向公众征集这种怪谈故事。大家必须

注意，是要自己亲身经历过或者周围人目睹过，才符合我们的要求。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这样的举动实在有些难以理解了，每个人在这世界上总会碰上一些科学难以解释的怪事，为什么要大肆地刊登出来呢？是的，或许在很多人眼里，这只是一些无聊的小事，不需要这么大费周章地征集刊登，但是对于探索幽灵世界，那可是一件大事。一件件的小事，说不定将一步步得到我们想象不到的结论。所以，相信幽灵存在的各位，请不要吝啬自己的故事，大方和我们分享吧！

还有，时代在进步，人类的看法也在不断改变。所以，大家不要讲述那些老掉牙的“手掌在滴血”“连环的铁索”等早已经过气的故事了，听众们都在期待着更加新颖而带有浪漫色彩的幽灵故事！

我们，期待您的来稿！期待着新时代的幽灵！

刚开始，报社给出了两英镑一篇的稿费价格。但随着读者的热烈反响，稿费也随之增加到四英镑一篇。据统计，总共有将近四千封信稿被报纸该栏目的编辑部接收，每天工作人员都会选出两到三篇较为精彩和真实的故事。

因为故事的真实而恐怖，观众热情高涨，对栏目好评不断，这个专栏也就这样大红大紫地，火爆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在英国这个国度里，很多东西都会变得特别现实，即使是幽灵也不例外。其实前面提及的《每日新闻报》的“幽灵怪谈征集令”写得很古板稳重，但是一结合英国国情，现实感倍增，甚至有些无趣。但是报纸上刊登的故事还是极为精彩的，下面我们就挑几篇来逐一了解一下吧。

3

还记得，那天的我格外忙。当时天气突变，一阵突然袭击的寒潮让无数人中了招，纷纷感冒。我所工作的公司就有好几个不走运的家伙患上了重感冒，没法工作。倒霉如我，只得一个人顶几个人用，将他们的活也干了。

远超平常的工作量让我疲惫极了。到了傍晚时分，我才将所有的活干完，然后回到房间。对了，得提一下，我工作的地方是伦敦的一所护理学院的教务处，当时我也住在学校。

那时候的收音机可是个新鲜玩意儿，大家对收音机都好奇得很。当时，学校刚好就有一台体积尚大的收音机。收听收音机广播，成为当时我们最喜欢的活动。

结束当天繁多的工作后，我有些疲累，但出于对广播的喜爱，我强忍着疲倦和寒冷，把椅子拖到暖炉旁，将脑袋靠在收音机旁边，听着喇叭里的音乐。我现在也忘了当时播的是哪段音乐了，就记得是首德国管弦乐，听起来极为舒缓。

听着听着我入迷了，大概九点的时候，喇叭里突然传来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，立即吓得我从椅子上摔了下来。

“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啊？啊！啊！啊！救救我！……分校……储物室……”

那是一阵可怕的惨叫声，呼叫者的绝望让我愣在原地。

再认真细听，那惨叫声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耳边只有悦耳的管弦乐。

刚发生的一切让我久久无法回神，只是我是没勇气再独自待在房间里了，我转身去了走廊，想冷静清醒一下。

这里，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分校。当时学校分校是一所跟主楼相隔不远的小楼。分校的前身是一栋出租楼，因为太破了，价格便宜，所以被学校花了少许钱就买下来了。但是因为楼实在太破了，必须得再次装修重组，才能投入使用。所以，小楼里面其实是空的，没人使用，窗户和大门都被死死地封死了。在平日里，破旧的“分校”显得格外突兀，严重影响了校园风光。

所以，按道理那楼是空置的，根本没人使用，楼里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储物室。

那么，晚上九点的惨叫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我越想越是疑惑，为什么惨叫声会从收音机里传出，为什么报的地址是分校？难道是有人想捉弄我让我出糗？但是这也不大可能啊。

我的心越来越慌，快步走向了大家常聚集的娱乐室。

“啊，刚才广播里的惨叫，你们有听到吗？”

大概是我的脸色太过惨白了，原本在各忙各事的人都用诧异的眼神看向了我，并且摇着头说：“你在说什么啊，惨叫？没有呀……”

我一听更慌了，连忙将之前发生的事情如实相告。

众人听了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开始哄堂大笑。

“哈哈，睡蒙了吧！多大岁数了，还被梦吓到。”

看到大家都没相信我，我也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做了噩梦，一不小心当真了。虽然我没想起我到底什么时候睡着了，但是看着眼前嘲笑我的众人，我也就笑了笑，决定把这件事当成做梦，开始跟大伙聊起天来。只是那阵绝望的呼叫犹在耳边，我心里始终平静不下来。

这时，我看向窗外，发现当晚的月色很是皎洁，看起来非常迷人。

我突然间想去散步散心，于是提议道：“今晚的月色真美好，我们要不要出去走走？”

但是忙着打兵乓球和聊天的大伙立马就拒绝了我的提议。

“有毛病吧，这可是大冬天的，冷得要命！谁会出去晒月光散步呀！”

我原本也就想找个人陪着去散步，但如今却被拒绝，只得一个人去花园了。

我一个人出了娱乐室的门后，独自往花园走去，途中得经过医务室。

这个时候，我恰好遇上了贝雷斯福德医生。我立马拉着他，希望他能相信我。

“医生，我刚碰见了件特奇怪的事情，我说出来你可别嘲笑我呀！就是我刚刚在房间里……”

医生吓了一跳，听完后，他的第一反应也是不相信，但是看着我认真严肃的眼神，他最后选择了相信我。

“那好吧。我跟你一起去看吧。”

我跟着医生先去了校医室，找到分校的钥匙，带着照明电筒和一根婴儿手腕粗的拐杖，然后往分校走去。

要去分校，就得穿过花园。虽然我校地处伦敦这样的繁华城市，但实际上校区位置处于城郊，所以一到晚上，就显得格外荒凉。晚上正是猫头鹰和蝙蝠的活动时间，猫头鹰的叫声在这冬日里显得额外凄厉。

遍布青苔的分校，在这种环境的衬托下，显得更为可怖。

此时，站在我身前的贝雷斯福德医生仿佛就是我的救命稻草，我紧紧抱着他，想要借此驱逐疯长的恐惧。

我们先绕着分校的外围拿着手电筒巡查了一番，并没有发现不对劲的地方。只是，刚当我想松口气的时候，分校里突然传来了巨大的怪声！

那声音奇怪极了，乍一听像是哭喊声，再听又好像是痛苦的呻吟声。我被这怪声吓得差点魂都要飞了，只是想到贝雷斯福德医生还在身边，我也就强忍着恐惧走进了分校。

看着没有任何奇怪的底楼，我稍微放松了点，但是又有些疑惑，问道：“既然底楼没有异常，那对方指的‘储物室’会不会是指阁楼？”

话音未落，一阵惨烈的呼喊声就传入耳中。

是人声！真的是人的叫唤声！

我跟医生都被吓得抖了一抖。医生的身体也明显有些发软，但还是鼓起勇气，一步步地朝阁楼走去。

这可真是座老房子啊！房子内部破旧得触目惊心，让我实在不敢相信，居然曾经有人居住在这个地方，他们难道不会害怕吗？

爬上楼梯之后就是二楼了，楼道里有着一股腐朽的味道，让人难受得直皱鼻子。我跟着医生细细查看了一圈，最后也没有发现什么。只是那阵可怕的叫喊声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

我跟医生交换了一下眼色，看来，我们都想到一块去了——三楼的阁楼，就是广播中提到的“储物室”。

紧接着，我们小心翼翼地走上了三楼。

之前有提到过，分校里的窗户和大门都被封死了，所以我们也没能扭开阁楼的大门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站在门前，分明能听到门后有人的声音。

贝雷斯福德医生有些急了，说：“谁？是谁在里面？怎么跑到里面去了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快开门！”

里面的人哭得更大声了，却没回答医生的问题。

贝雷斯福德医生当时刚大学毕业没多久，还是个热血方刚的青年，想到可能里面有人被困住，面临危险，他二话没说就大力撞起门来。

没撞几下，门就被撞开了。

我们立即走进阁楼，但是里面伸手不见五指。

我们手忙脚乱地打开手电筒，阁楼瞬间被照亮。

借着手电筒的光，我们看到了惊悚的一幕。

在房间的角落里，两个小孩子并着墙壁坐着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们。两个孩子看起来像是姐弟，年纪很小，姐姐最多也就九岁左右，弟弟大概六七岁，长得跟洋娃娃似的，但是身上黑色的衣服让他们增添了几分诡异。

“你们是谁啊？怎么这么晚了还在这里？”

两个孩子没有回答，只是突然咧开嘴微笑地盯着我们。在浓重的黑暗里，他们的笑实在诡异极了。

医生吓得边惨叫边冲下楼梯，我没反应过来，留在原地。

两个孩子把头转向了我，笑得更惨人了，还发出了恐怖的笑声。我立马吓得屁滚尿流，夺门而出。

想想看，在漆黑的破旧的房子，两名穿着黑色衣服的孩子张着嘴对着你诡异地笑，这得多毛骨悚然啊！

听说了我们的经历，第二天一大早，所有人都想去阁楼一探究竟。只是到了之后，发现里面一个人也没有，只剩下被医生撞烂的门摇摇欲坠。

他们会是谁呢？怎么会坐在被封死的房子里呢？广播里的惨叫声又是怎么回事呢？

这一切，我至今也没想明白，也不知道谁能给我答案。

还有这样一篇让人直呼恐怖后又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。

1918年2月，当时我刚好退役，想在乡下卢顿的伯母家居住一段时间，休息休息。

我的房间是楼下的一个小房间，打开门就是走廊。虽然几乎没有人会想住在楼下，毕竟楼下昏暗闷热，但我还是很乐意的，因为当初我服兵役的时候住的那环境才是真的艰苦。楼下的小房间相比之下，算得上是美好舒适的。

这里还要说一下，伯母家的房间都是没有窗户的。

那是我刚到伯母家的第一晚，夜色昏暗，我也沉沉地睡了过去。半夜的时候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突然醒了。

我刚打算换个姿势继续睡，却好像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声音。我打了个激灵，仔细地听了起来，那是从走廊上传来的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就像是一些东西被拖动的声音。我不断才想着这响声背后的真相，却有一个想法突然浮现在我脑海——我的神经可能出问题了！

我之前整整在前线奋战了三年半，战场上那轰隆隆而不绝于耳的炸弹声，让我的神经长期保持警惕，很多老兵都会患上神经性问题，我难道也不能幸免？

我想拿着火柴去走廊上一探究竟，但是可惜伯母对着稀缺的火柴看得太紧，我可搞不来这玩意儿。没办法，我只好去走廊看看。

我掀开被子，穿上衣服，推开房门，探着头往走廊看去。

走廊里面黑漆漆的，就像被泼了墨似的，肉眼根本看不到什么。但是我的耳朵能清楚地听到那奇怪的声音，那声音大概是从大门附近传来的。

我摸着黑走向大门，刚迈出脚，我就感觉到那天家里的温度特别低，细细感受，还有冷风吹进来了。

这个时候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，一个白色的不知名的东西突然粘到我的脚上，那触感可怕极了，冰冷的，还带着湿润，就像一条冷冰冰的舌头。

我被吓坏了，愣在原地。

几秒过后，我狠狠抓住那东西，想摆脱这恐怖的玩意儿。

抓住那东西的瞬间，我的心彻底放松下来，有些哭笑不得——那竟然只是一张被打湿的报纸！原来，当晚一直在刮风下雨，家里人没关好门，门被大风吹开了，然后被打湿的报纸也被吹进屋子，然后不断发出怪声。

后来伯母跟其他亲戚朋友们知道了这件事，都觉得很好笑，然后纷纷笑话起我的胆量。但是，我可不觉得好笑。想想看，半夜遇上这恐怖的事情，谁不慌？幸亏我之前上过战场，胆子大，要是胆小的遇上了，可不得吓坏了！

虽说该栏目打着怪谈幽灵的名号，但是征集来的故事并没有特别突

出的，但是报纸的编辑们可不是吃素的，他们包装文章的能力可是一等一的，于是他们给下面这个故事起了个奇特的名字《最新消息》。

我是一名大学生，就读于伦敦大学生的法学院，我需要搭乘地铁从查理十字街到威斯敏斯特。

那是一个月前的某个早上，那天的天气炎热极了，蝉声聒噪，在查理十字车站等了没多久，我就出了一身的汗。我上的是三等车厢，车厢里面有两排座位，我原来想挑靠窗边的座位的，但可惜已经都满了，我只能随便挑了个靠走道的座位。有个年轻的男子坐在了我对面，他那健壮的肌肉和黝黑的皮肤在这炎热的夏日里显得气势格外逼人。

这个时候，一位在入口的老绅士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他穿着得体，头上还顶着一顶高高的绅士帽，带着些许官员的气息。但这一切都不足以引起我的注意，引起我注意的是他那奇怪的举动——他一直盯着我这个方向看。但我不认识他，那么他应该不是看我吧？

我看了看我旁边，这才发现旁边的位子上坐着一位古怪的人。他身穿浅褐色的衣服，手上握着一根粗大的拐杖，看上去似乎是一位平平无奇的老人。但是，只要仔细一瞧，就会发现他的不对劲。他身材干瘪瘦弱，面无血色，一点都不像活着的人。

但当时我也没多想，可能人家只是生病了呢。

不过，接下来的事让我彻底震惊了。在地铁快速开往威斯敏斯特的途中，我无意间抬头看了一眼旁边的位置，竟然发现这个老人不见了！

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！地铁从头到尾就没有停过，他绝不可能是从门口出去的，如果他想离开这个车厢，那他只得跳窗了，可是窗口从始至终都没开过，现在也是紧闭着的。而且他如果选择跳窗，这动静也会

惊动一车的人。

那这个老人怎么不在车厢呢？他到底去了哪里呢？还有刚才的那位老绅士为什么会盯着他呢，他到底有什么不对劲？

正当我陷入震惊之时，我对面那位男子也发现了这件事。

“什么情况？刚才坐在这里的人怎么不见了？”

我看了看站在入口的那位老先生，那位老先生也注视着我这个方向。

那个健壮的男子仍在追着我问：“我问你话呢，刚才不是有个人坐在你旁边吗？他人呢？”

我呆呆地说：“刚刚是有个人，是个老人。”

“对了，我也记得，可是现在怎么不见了，难道他下去了？”他话没说完，突然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脸色露出了害怕的神色，“可是，刚才没停过车啊……”

“是的……好奇怪！”

大家都对此议论纷纷，都表示摸不着头脑。那个老人到底是什么身份，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，他就是传说中的“幽灵”？

最后，一直站在车厢入口的老绅士说：“这可真是件怪事啊！”

6

还有一个是投稿者姐姐的故事，这个故事是《我姐姐的亲身经历》。

我的姐姐从小就很优秀，人长得好看，还很有才华。现在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家，她非常热爱画画，之前她曾经为了写生去过法国的西海岸。

后来，她还想去意大利去写生，但是去意大利得穿过国境线，所以她就决定在国境线附近先休息一晚，第二天再出发。

当时我姐姐居住的宾馆的位置非常特别，宾馆建在悬崖上。假如将头伸出窗户往下看，是无尽的大海。她入住的房间是酒店的三楼。

尽管波涛汹涌的大海不断地拍打海岸，发出巨大的响声，但姐姐当晚睡得格外好。第二天起床后，她正准备拉开窗帘感受阳光，却无意间发现窗台上似乎有些奇怪的东西：一条奇怪的白线赫然躺在窗台上！

那并不是一条白色的麻绳，而是像是海盐堆积而成的，而白线恰好堆积成女性的脑袋的形状！

要知道，姐姐的房间也是三楼，也只有这扇窗户。

更可怕的是，在这女人头旁边还有个沾满盐结晶的手掌印，那手掌印竟然还有六根手指头！

这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了，这难道是有人故意开玩笑吗？但是下面可是大海，而且谁会半夜爬上了悬崖呢？

这件怪事，让我姐姐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7

还有来稿者经历过这样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我很讨厌城市的世俗，所以我选择在离普利斯镇不远处的小乡村——卡彭村定居下来，这一住就是十七年。

J.T. 法纳斯是我的朋友，他就职于伦敦的一家传道公司。当时他正